父亲的秋天

张金刚

父亲坐在檐下台阶上,抽一口自己卷的大叶烟,烟雾瞬时模糊了他满是皱纹的脸。烟叶,父亲种了一辈子;叶烟,父亲抽了一辈子。他说这烟抽着才有劲,才解乏,才舒坦。

这大叶烟种子,不知在父亲手上沿袭了多少代。每个秋天,父亲都会将当年的烟叶精心收回,晒干,码好。闲暇时,揪一片叶,捻碎;扯几条纸,卷好。如此,“吧嗒吧嗒”抽上一个春秋。来年秋天,再续上。父亲脚边躺着的那捆新鲜烟叶,还是几十年不变的碧绿模样,可那个被叶烟消磨的男人,却已苍老成记忆中爷爷最后几年的模样。

秋天的父亲,活儿最重、最忙碌,可陶醉于大叶烟中的他,又是笑容最多、最灿烂的。我知道,陶醉他的,不全是那枯黄呛人的烟叶,而是轮回几十年的秋收,即使他的秋收半径越来越短。

屋里一股浓重的花椒气味,勾起我青少年时代痛并快乐的回忆。父亲曾带我在每个初秋,扛着板凳,拿着铁钩,挎着篮子,将墙角地边、沟谷河畔自家的花椒树摘个精光,晒出好几尼龙袋干花椒,换笔不少的收入。虽然双手拇指、食指被圪针扎得满是黑点,可心是欢喜的。想来,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。

父亲指了指那一塑料袋干花椒:“老了,管理不动那些老花椒树,大都死了。菜地边几棵小树倒长了不少,可我不敢登高上树,就晒了这二斤,够咱们吃就行。”看着眼前愈发矮小、走路有些颤巍的父亲,若见他踮着脚,伸长手臂,艰难摘下一簇簇花椒的样子,莫名有些心疼。

我抓了一小半打算带走,父亲却将那一多半递给我:“新鲜花椒味儿好,分些给你的朋友尝尝。”我欣然接过:“他们肯定会爱上这味道。”父亲笑得很得意:“爱上?那你们明年秋天可要回来摘呀!”我满口应承:“保证‘扫荡’干净!颗粒归仓。”

花生,父亲种了两分地,也只是够吃,步行五分钟就到。叶子已然泛黄,布满黑点,到了该收的时候。父亲弯腰沿地垄一路拔过去,缀着花生的苗堆了几堆。我提起一株,抖落沙土,一把将花生攥住,摘下放入篮中。边摘边吃,脆嫩的味道着实新鲜。拔完两垄,父亲也蹲下来摘。花生个大饱满,父亲乐得合不拢嘴。他却一颗也不吃,咬不动了。

当年,父亲开了多块坡地种花生,一担担挑回;趁着清秋新凉,伴着蟋蟀欢鸣,一家人在灯下摘到半夜。那场景,如诗一般。屋顶上,第一批还未晒干,第二批又已续上。十几袋花生,炒食,榨油,出售,格外珍视。如今这两分地,只在屋顶铺了一小片,干花生只收了一大篮。我拿些放在客厅,闲来看电视时剥着吃,消遣,养胃,更如是咀嚼家乡土地的味道。

红薯是家乡的特产,家家都种,父亲自不想断了几十年的传统。可也只是拣稍近的地块种一点,逢人便说:“孩子就爱吃老家的红薯,种些吃着方便!”我嗔怪道:“少种,千万别累着,买着吃也行。”父亲嘴上答应“少种”,可近年每年都会种三分。我只得春种时帮衬,秋收时充当主力,父亲只在边上指挥打下手。我已对农事略显生疏,只是努着劲忙活。

刨红薯,手掌磨出泡;撩藤蔓,胳膊累到酸;挑红薯,肩膀压得痛。想象不到瘦小的父亲,是如何坚持这么多年的,顿觉坐在老田上、秋阳下沉默的父亲是岁月时光里的“孤勇者”,独自撑起了这个家几十年殷实的春秋。将红薯入窖时,父亲下意识地想要下到窖里,可试了几试依然瑟缩的腿脚告诉他已不再可能。我下窖,父亲递,很快完成了他已完成不了的劳作。一旁的父亲有些无奈,可又分明流露出满脸满眼的欣慰:“你干得挺利索,这下冬天有得吃了。”想着窖藏红薯即将奉上一冬的温暖和甜蜜,我伸出拇指给了父亲一个赞。

路遇摘酸枣的邻家大嫂,父亲有些失落:“今年酸枣卖到六块多,可惜爬不了坡,一颗也摘不回来。”大嫂笑道:“往年,哪个秋天都得跟你抢着摘,这下算是你让着我们了。”父亲腰杆一直:“当年,我也是摘酸枣的能手,是吧?”这一点,我们都认同。可此刻,父亲自己认了输。

靠山吃山。从未出过大山的父亲,对这句话有着生动的实践。秋来,山野藏着的秘密被他一一发现。酸枣自不必说,柿子一泛黄,父亲便用开口的长竿夹下来,泡了两水缸,烧火褛甜,让我们吃个够;野生板栗又面又甜,甭管长在沟谷哪里,父亲年年都会收些回家,给我们当零食;漫山的茅草、荆条是上好的柴禾,父亲挥镰从山根割到山尖,每天挑两担回家,在屋后垛起高高的柴垛;偶尔,还会给我装回几枚新奇的野鸡蛋。

眼下,父亲只能将低处的柿子摘些,晒在窗台给我留着;柴垛一直在“吃老本”,父亲也习惯了用电用煤,那“噼噼啪啪”燃烧的土灶、满身的柴草烟火味道,倒让我倍感稀罕了;野生板栗、野鸡蛋,应该再也无法吃到了。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:“要不,你试着去收些?”我一摊手:“我也找不到。”父亲心生怅然:“说来也怪,村里人越来越少,山里的东西也没以前丰盛了。难道大山、土地也老了?”

确实,秋天的屋顶作为父亲劳动成果的秀场,已繁华不再。金黄的玉米,火红的大枣、花椒,乱滚的核桃、黄豆、绿豆,饱满的花生、高粱、谷穗、芝麻……仿佛就在昨天,可转眼已成回忆。萧瑟秋风中,黄的、绿的槐叶落满屋顶,又被风吹起,落在院里,落在院里静坐的父亲头上。

我帮父亲摘掉落叶,他一脸苦笑:“脑袋上没几根毛儿了。”说着,起身回屋拿出他和母亲结婚时的黑白小照片,递给我:“你看,我20岁时,头发多黑多密多厚。”我也苦笑:“我都40多了,头发也稀疏不少。秋风扫落叶,岁月不饶人呀!”我和父亲坐在秋风里,望着清冷消瘦的小院,谁也不再说话。

我拍了张“故园新秋图”,发在朋友圈。在北京打工的二哥很快发来微信,要和父亲视频。父亲激动而局促,不知说啥好:“老二,你好啊?天凉了,多穿点。啥时候回家?你瘦了,我也成糟老头了……挂了吧!”他们都没说几句,看看就好。二哥留言给我:“越上岁数,越想老爹老娘,越想家。”我也是,也趁回家拿些父亲秋收的南瓜、丝瓜、白菜、萝卜等等,看望年迈的老爹老娘,陪他们吃顿饭,说说话。

父亲又点了一根大叶烟,抽得猛了些,烟雾呛得他直揉眼,也呛得我直揉眼。这个家、这个村、这方土地,我的家人、我的父老乡亲,又走入一个秋天,虽在极力挽留,一切却日渐荒芜。我更明白,父亲、伴他同行近60年的母亲,已坠入生命的深秋。我得常回家帮父亲“收秋”,为我们的余生储藏更多美好与暖意。

屋檐下

鲁 珉

从前的房屋都有各式各样的屋檐。大江南北的房屋也有不同的屋檐。

江南的屋檐翼角多起高挑飞檐,工艺往往会相对更自由,一般都是很宽很大,以适应海洋气候来躲避说来就来的雨。

北方的屋檐没有南方高挺。屋檐本身多是平直,屋檐翘起颇为突出,可能是来支撑飘来的大雪。

最有艺术气息的屋檐当数徽派的屋檐。飞檐走壁,鸟落花开,房屋主人的希望都在屋檐上表现。

故乡的屋檐却以实用为主,屋檐下可是几根粗细不同的树木,用于晾晒秋后的收获。

农家的屋檐是秋收的富足。秋风吹过的山村,庄稼就开始一茬接一茬地收割了。先是水稻,接着苞谷,再就是红薯、花生什么的。大山里农村房屋大多是土墙木楼,收获后的一些农作物,庄稼人喜欢悬挂在自家的屋檐下,远远地望去,就是一道靓丽富足的风景。金黄的苞谷、火红的辣椒、圆圆的豌豆、溢香的花生,把大山里静谧的农家屋檐装扮得勃勃生机。

稻子收了后,一般都要脱粒装进木质的柜子里。但是苞谷,有的地方也叫玉米,收了后不一定剥下苞谷粒,而是用没有剥下的苞谷叶子两个一串或是三个一串,悬挂在屋檐下的木梁上,让它慢慢地自然晾干。以后的日子里,苞谷的金黄色不仅愉悦这家人的心情,更是吸引着路人羡慕的视线。那沾染着富足的金黄色,映照着农家的木楼,也装点着整个小山村的家家户户。

外婆的屋檐是挂满红辣椒的屋檐。外婆家的屋是典型的土家风格,土墙木楼,灰瓦飞檐。正面墙的二楼的屋檐下,是木质的晒台,就像现在的阳台。就是那个屋檐,多少年来一直就没有模糊过。屋檐下,一年四季都会挂些东西,印象最深的是秋收后没有脱粒的苞谷,长长的干豇豆,干白菜青菜,还有那一串串红红的辣椒。辣椒在晚风的吹拂下,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,仿佛在唠叨它那匆匆走过的春夏秋,诉说着山间往事。

诗人的屋檐是浪漫的。“东风知我欲山行,吹断檐间积雨声”。春时,下着雨,站在檐下,看雨丝从青瓦沟如线般地飘逸而下,落在滴水石上。时间久了,滴水石就有三三两两的浅痕了。那句水滴石穿,就是在屋檐下长成的。“鸟向檐上飞,云从窗里出”。夏来,太阳太大,站在檐下,躲一下燥热的光。几只麻雀,扑棱棱地飞过来,落在屋檐上。很多时候,几个人聚在屋檐下,摆一副棋,慢悠悠地下着,消磨着炎热的时光。或是,太困,在屋檐下放一张竹躺椅,手摇一把蒲扇,舒舒服服地打个盹儿。

故乡的屋檐是一种怀想。那种出门进门可以歇息的地方。若是下雨天,仰头,看雨水从屋檐落下。若是远行,离开时必定会站在屋檐下停留一下。“一雨池塘水面平,淡磨明镜照檐楹”。这是一组画,门前的池塘,无风,水静,映照着屋檐与柱楹。回转身,看一眼温馨的家,迈出去,就离家越来越远,虽然远方的世界很精彩。

突然觉得有屋檐的房子才是最值得怀念的。墙面的斑驳,墙角的青苔,屋檐下的滴水石,大门两旁的抱鼓石,都可以见证所有的过往。停下来,仰望那挑出去的屋檐,都是那样的亲切。

可是现在,却很难找到有雨丝落下的屋檐了。那高高矮矮、宽宽窄窄的屋檐,早已成为心中的一道风景,羽化成一缕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打铁父子兵 周平 摄

華亭風

高允浩 书

晚秋的火炬树

路来森

一场场的霜打过,树叶红了的,不仅有枫叶、黄栌,还有火炬树。

一些人错误地认为火炬树就是黄栌,其实不然,黄栌是中国本土树种,卵形的叶片,偏圆;而火炬树,则是外来树种,原产欧美,同样是卵形叶片,其状则为长圆形。最重要的是,火炬树枝条的顶端会长出直立圆锥花序,后期花穗及其果实均呈鲜红色,状如火炬,故而就被称为“火炬树”。

火炬树的美,正在于秋天。

昔年,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工作。学校对面大约四五百米外,就是一座山,当地人名之曰“九鼎莲花山”,只因有九个山头,状如莲花开放。而最北面的一个山头,正好处在学校的对面,所栽植之树,恰是火炬树。

所以,那几年里,我推窗而望,秀色弥目。

入秋,火炬树枝条顶端的果穗就开始变红了,而此时火炬树的树叶却依旧绿着,郁郁葱葱,蔚然繁茂。我喜欢此时火炬树的安静,一穗穗的果穗静如处子,端然、安然,立于枝头,每一穗都是对绿色的一份点缀;窗口眺望万绿丛中“点点红”,绿的更绿,红的更红,相互映衬,每一“点”红,都是对绿奉献出的一片芳心,让人心怡,叫人心醉。微风起,树枝轻摇,果穗轻摆,远望之,如火苗跳跃、窜动,于是“火炬”的意蕴,就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矣。

秋深了,一场场霜打过,火炬树的叶片也变红了。

这个时候,对望中的整个山头,成为一座“火焰山”。中午,凝目而望,你就会发现,似乎整个山头吞吐的火焰,都在舔舐着天空,半空中笼上了一层游荡、跳跃的光气;红红的光气,闪灼着,山头呈现、光耀出一种绚烂之美,一种炫目之美。

而一早一晚,风景尤佳。

一夜的低温,早晨醒来,火炬树的叶片上,布满了露珠,珠圆玉润。太阳一出,阳光照在叶片上,整个山头都在流光溢彩。那种红,别有一份情致:湿润、鲜艳,饱满、熨帖。望之,心神喜悦,你会觉得,这一天,注定会有好运气的。黄昏,秋阳西下,薄薄、淡淡的光线照在山头上,火红的山头笼上了一层蛋黄般润气,那是一种梦——进入黄昏,好梦乳香的前奏。此时,山静,风静,人更静,一座长满火炬树的小山,注定将会带人进入一个甜美的梦乡。

那一年,深秋。我驱车行走在一条山间公路上,路边的行道树,全是火炬树。

驱车前行,当火红的火炬树,蓦然撞入我的眼帘的时候,我彻底被震撼了。远望之,如两道红色的河流,我的车立时就成为一叶扁舟,行走在火炬树的河流之中。放慢速度,我边行边赏:车慢时,火炬树如彩旗猎猎,在召唤,在鼓舞;车快时,火炬树如火龙滚滚,在蜿蜒,在起舞。整条公路,都被火炬树夹持着,人行其中,人,就成为“火中凤凰”——美在其中,也震撼其中。

那是怎样的一种惊人之美啊!不说了,秋深了,还是去看火炬树吧——饱一饱眼福,引燃出一份火红的希望。

迟桂花

钟 穗

早年间,三叔老屋的院子里,栽有一株金桂。每年一到农历八九月份,空气中就会按时弥漫起桂花馥郁沁心的香味,亦给家园带来无限生机。

兴许是它从不曾缺席与秋天约定的缘故,对这四溢的芳香,三叔一家似乎已习以为常。直到有一年,夏天的热情过了头,进入九月仍溽暑蒸人。这棵桂花树想必受了天气的影响,虽青翠依旧,桂花却始终杳无踪迹。

大家都以为那年即将错过大自然赐予我们的厚礼之际,一夜间,突有冷空气袭来,气温骤降,在让人感受到秋之凉意的同时,终于催开了桂花树“叶密千层绿,花开万点黄”的奇观。

桂花的登场,最初并非用眼睛捕捉到的,而是靠鼻子嗅出的。就像那天,我刚踏进院门,习习凉风中便有一阵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。这是桂花独有的香味,香中带有一份微甜,由不得我不深深地吸一口气。

作为一种珍贵吉祥的树种,桂花树在国人心目中,素来都是高贵的代名词,亦是圣洁的象征。文人从不同的角度给予盛赞,墨客以不同的笔调加以描绘。千百年来,对桂花树的情感,成了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。

从屈原“奠桂酒兮椒浆”“沛吾乘兮桂舟”的诗句,到李清照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的赞誉,再到李渔“秋花之香者,莫能如桂。树乃月中之树,香亦天上之香”的感慨,古今有关它们的文字数不胜数。

自然界里的植物,大多遵从时令。时令一到,自会开花结果。唯桂花独具个性,既不为时序的到来而开放,也不因人们的期待而展颜。于闷热的日子里,它们隐忍不发。直至秋风带着凉意姗姗而来,方才尽情绽放,令浓郁之香弥漫,钻进人们的鼻孔,刻到人们的心里。“枝生无限月,花满自然秋”,原来,桂花等待的是真正的秋天。

走近端详这一树桂花,既有包得严严实实,藏在叶下,像一粒粒淡黄色珍珠般含苞待放的;也有像小米兰大小的嫩蕾,探头探脑瞅机会开放的;更有把光滑细嫩的花瓣,娇艳欲滴地完全绽放于阳光下的。

它们或许没有桃花的娇艳,也没有菊花的傲然,更没有梅花的“凌寒独自开”。人在树旁,有时都不会去注意这些低调的小精灵。然人们喜爱的,并非桂花的挺秀或婀娜,而是它们不起眼的模样下,仿佛听到金屋中的美人在欢笑,触到秦淮商女手中拨动的琴弦,看到柳永的词牌……那份独占三秋蕴藉的娴静和优雅。

当然,还有那即使藏在绿叶间,也非得逼出来不可的无与伦比的天香。世间有幽香的花朵不少,但荷花的香气太孤高,茉莉的香气太素净,梅花的香气太清冷,唯有桂花的香气最贴近烟火人间,最有俗世生活的温暖与安稳。

“桂花还是迟的好,其香最浓,味亦悠长。”我一直都很欣赏郁达夫小说《迟桂花》中的感叹。于萧瑟秋风中,慢悠悠、羞答答绽放的桂花,尽管很有点“千呼万唤始出来,犹抱琵琶半遮面”的意味。但它们好像要弥补丢失的时光似的,一旦钻入你的怀里,便尽情与你嬉戏,一路相伴。亦让这满载着秋意的日子,香韵依旧,生活依旧。

遇树如遇人

张帮俊

闲时,我喜欢爬山。有山就有树,每次和树邂逅,就如同遇见不同的人。

小城南北方向的山各有不同。北边的山如北方的风一样有些寒冷。南边的山向阳则温暖些,因此,爬小城以南的山要多些。

牛角山、狮子山、壁虎山,动物为名,让山多了些趣味。这边的山有个显著特点,树多刺多。顺着山道而上,能遇到许多各种名字品种的树。我对树知之甚少,所遇树中,最多也就认识松树。如同一群人中,一眼所见,也只是那熟悉的人。

对于松树印象之深,源于穷困年代,母亲上山采枯松枝回来当柴烧。我也帮忙背过,那份沉甸甸如同生活艰辛。捡起落下的松果当玩具。有时,手上不小心还沾上了松油,黏黏的。松树底下蕴藏着宝贝,有的会生长出松树菇,那可是上等的食材,特别鲜美。斑驳的树身上,时不时还停留着个小昆虫……松树如母,滋养着她所最爱的儿女。

认识雀梅,是因为队伍中有盆景爱好者校长哥哥。他说,好的雀梅是可遇不可求。因此,每次爬山他的背包里都放了把锯子,万一遇见,就能派上用场。我们正在山路行走时,他却突然停下脚步,从背包里拿出锯子。一看这架势,不用说,肯定遇到好宝贝了。果然,路旁一棵雀梅树枝如同美女一样钩住他了。这是一根牛眼般直径大小,1米多长,还带弯拐的树枝。他很利索锯下。“哇,龙头拐杖!”众驴友纷纷前来看宝贝。识货的人眼光就是不一样,稍微加工,的确是个造型优美,纯天然的雀梅拐。校长哥哥让这雀梅树蜕变,有了新的用武之地。否则,一辈子也就待在这山洼之地,无人问津,随岁月一起老去。所以说,人生需要平台,更需要伯乐。

山林中,除了生机盎然的树外。也看到了不知名的枯树,死树。一碰树干就断了,不免让人伤心。人总会老去,死去。树也一样,都逃不脱自然法则。不过,老去的树,枯死的树却奉献着最后一丝力量。一木有一用,虽然老去,但不失优雅。虽然已死,但是身躯依然有用,换一个方式重生。在死去的树桩里,孕育着生的希望。待来年春暖花开时,又会枯树逢春。人生其实与树一样。生命虽然不能轮回,但是大爱与精神却可以传递。

在爬山过程中,会被刺戳破,会被藤跸倒。不免对着这些讨厌鬼恼火。“这该死的树!”可换位思考,树又没主动惹你,是你侵犯了它,它才会用属于它的方式来捍卫自己。和人一样,树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。你侵扰了它,它自然会戳你,缠你。所以,没什么可气愤的。

遇到一棵百年古树,岁月的年轮一圈圈,岁月的皱纹一道道,岁月的白发一缕缕。它就像时光老人一样,静坐那里,默默地看着山川烟火。饱经风霜,严寒酷暑,依旧那样淡然,如同家里的老人那么和蔼可亲。

人生似树,无论经历多大风雨磨难,哪怕,身躯佝偻,也要心怀伟岸,活成一棵树的样子。

年逾古稀还能叫声“妈妈”

侯宝良

到老了还能做儿子是幸福的。我陪老妈就医或推轮椅上街经常听到:“老先生您都满头白发了,陪的是您妈呀?好赞哦,依有福气,还有老妈在!”

我妈过年就97岁了,前几年进了福利院,生活尚可自理,思路清晰和护工阿姨、同伴关系也不错,要是没疫情干扰,我常常去陪她老人家在院内大厅里、小花园里走走、聊聊。

有这么一个故事。冬天到了,年迈的父亲担忧儿子买菜不便,打电话说想送些大白菜进城,顺便看看好久不见的儿孙。可当官的儿子却没理会老人的一片心意,对着电话不耐烦地说:“不好好在家待着,别送这些破菜给我了。”懂事的媳妇赶紧拦下电话和悦的口气对公公说:“爹,您路上当心,要不我来接您?”挂了电话她指责丈夫:“瞧瞧你,平时敢这态度对你领导吗?你能拿出一半的恭敬对父亲就不错了。”丈夫反省后觉得真不该呀。第二天父亲进家,儿子给父亲让座,还双手捧上热茶,父亲看着儿子,愣住了。父亲返回时,儿子叫上出租车直接到长途车站免得父亲转公交车,临上车,他还替父亲打开出租车门,抬手挡着门框……后来母亲在电话里说,那天父亲回家高兴得像孩子似的。

岳母93岁去世前的几年里,成了植物人,我的小舅哥不管路多远每周都来福利院探望,即使他自己在患癌症治疗期间,也仍然坚持来母亲床边唤声:“姆妈,我来了。”他说:“不管她听不听得见,这声妈妈不是谁都叫得上的,只有老妈在的人才有福啊。”我母亲也住这家福利院,小舅哥每次来还陪我母亲聊聊,喜得我母亲逢人就说:“小娘舅真好!”岳母走后,小舅哥很伤感地对我说:“我这个儿子做到头了,再也没姆妈可叫了。你有福,好好珍惜啊!”

人生几何?年逾古稀还能叫声“妈妈”,乃我之幸也!

■每周二、三、四、五出版 ■广告电话:021-37687187 ■投递热线:021-57814852 ■本报法律顾问:上海丰兆律师事务所(潘峰:13512129634) ■上海四维数字图文有限公司印刷(电话:021-37212888)